楚辭 二

楚辭二

離騷二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
錢杲之曰姱盛美也在馬口曰鞿絡馬頭曰羈誶
與訊同告也替猶廢也已雖好美脩潔又盛美而
自羈束然謇〻然朝告君而夕廢棄誶訊同音遂

函碕文庫

欧不上有終字

又音信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

錢杲之曰纕佩帶也君廢己者以己多美行如以

蕙為佩帶然又申重以攬芳茝而不悔九死九死

而一生謂必死也

已上叙己以清白受過脩名既立餘無足介意

怨靈脩之浩蕩兮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函碕文庫

謠諑謂余以善淫

箋杲之曰浩蕩縱放貌怨王以靈脩之德縱放不自守故於人心不能察蛾蠶所化也蛾眉眉如蛾也謠颺言諑譖言也喻小人嫉妒而害己

顧野王玉篇曰諑猪角反左氏傳又使諑之杜預曰諑訴也方言楚以南謂訴為諑楚辭謠諑謂余善淫王逸曰諑譖也廣雅諑責也諑毀也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為度

王逸曰偭背也圓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士才智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其曲直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弃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

函碕文庫

而欧作以

圜欧作負同作周

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
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
錢杲之曰忳悶也鬱邑憂而不知所為之貌侘傺
進退無所據之貌心忳然鬱邑使余身侘傺無所
據者實困於時使然溘猶奄忽也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同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

詬欧作詢

錢杲之曰鷙鳥鳥善擊者不羣於衆鳥物理不可同則亦不可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錢杲之曰詬一作詢尤過也詬猶辱也攘猶御也人尤過我則忍之詬辱我則或攘御之詬詢同伏猶安也人有自安於清白而死於忠直者固前聖所厚禮也今人亦言伏節死義

函碕文庫

辯證曰舊注以攘詬爲除去恥辱誅讒佞之人非也彼方遭時用事而吾以罪戾廢逐苟得免於後咎餘責則已幸矣又何彼之能除哉爲此説者雖若不識事勢然其志亦深可憐云

林西仲曰已上敘君之聽讒實由於黨人忌原清直以形其短誣以惡行而君不察國人之公心只信黨人之迎合究竟不得於今必得於古在原亦無損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
林西仲曰延引頸佇跂立也上文旣云九死未悔
矣忽從千思萬想中悔前此視路不審冀反前所
行以貶和光再圖進用亦猶上文馳鶩追逐之意
乃窮困之極一時妄念也又思此是迷途一失足
便入黨穢猶幸離故路無幾可以速回
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

函碕文庫

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集註曰步徐行也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曰蘭皐丘上有椒故曰椒丘徐步馳走而遂止息必依椒蘭不忘芳香以自清潔所謂回朕車以復路也進既不入以離尤則亦退而復脩吾初服耳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王逸曰製裁也芰蔆也秦人曰薢茩荷芙蕖也芙

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

吳仁傑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王逸注芙蓉蓮華也言已進不見納裁芰荷合芙蓉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莖下白蒻

在泥中者為蔤房為蓮邢昺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名相錯俗傳誤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本草藕實一名水芝丹一名蓮圖經云葉名荷圓徑尺餘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其根藕幽州人謂之光旁惟苦薏不可食葉中蔕謂之荷鼻其的至秋來皮黑而沈水

者為石蓮惟鹽鹵能浮之仁傑按蘇鶚演義云芙
蓉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白又名水華色有紅白
青黄太者至百葉濂谿先生云陶淵明愛菊世人
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
觀而不可褻翫焉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
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又曰王逸注芰蔆也秦人曰薢茩仁傑按爾雅蔆

一名蕨攈字林楚人名蔆曰芰可食國語屈到所嗜俗云蔆角是也本草有芰實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浮水上其花黄白色嘉祐圖經云花落而實生漸向水中乃熟一種四角一種兩角兩角中又有嫩皮而紫色者謂之浮蔆王安貧武陵記兩角曰蔆三角四角曰芰通謂之水栗杜牧之晩晴賦云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今蔆花色黄白而葉緑故反離騷云衿芰茄

欧無下岌字

之綠衣又三都賦云綠芰泛濤而浸淫牧之所云似誤以芰為芙蓉華也周官聚斂疏林鄭康成云疏林百草根實可食者賈公彥曰百草或取根謂若蔆芡之屬取實謂若榛栗之屬按芡實可食根亦可作蔬茹吳中謂之雞頭菜至蔆則可食者實耳非根也

高余冠之岌〻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虧 欧）

集註曰岌々高貌佩玉佩也陸離美好分散之貌
芳謂以香物為衣裳澤謂玉佩有潤澤也糅亦雜
也唯獨也昭明也言獨此光明之質有退藏而無
虧缺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々其彌章
王逸曰忽疾貌荒遠也言己欲進忠信以輔事君
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遠

非改作豈

之外以求賢君也繽紛盛貌繁衆也菲菲猶勃勃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猶整飾儀容佩玉繽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非余心之可懲

王逸曰言萬民禀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也懲艾也言

罵改作詈

己好修忠信以為常行雖獲辠支解志猶不艾也林西仲曰已上自叙被讒之後不能變好修之性以從俗妄思進用前以馳騖非急欲立脩名猶在時俗之中此以行迷當復欲觀四荒竟在時俗之外矣總以時俗中無一人知原亦無一人類原而原又無去國他適之義除是四荒或有相遇乃極言楚國必無一遇也自此至篇末皆是此意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婞直以亾身兮終

然殀乎羽之野
王逸曰女嬃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重也
余我也言女嬃見已施行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故
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女嬃詞也鮌堯臣也蚤
死曰殀言堯使鮌治洪水婞很自用不順堯命乃
殛之於羽山死於中野女嬃比屈原於鮌不承君
意亦將遇害也
按屈原姊名女嬃呂后妹名呂嬃蓋楚俗稱姊妹

之稱鮌鯀依墨子堯元子堯典讀說已言之

辨證曰補注引水經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來歸喻之令自寬全鄉人因名其地曰姊歸後以為縣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尚存今存於此又曰騷經女嬃之嬋媛湘君女嬋媛兮為余大息哀郢心嬋媛而傷懷三處王注皆云猶牽引也悲回風忽傾寤以嬋媛王注云心覺自傷又痛惻也詳此二字蓋顧戀留連之意王注意近而語疎也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林西仲曰博學忠言喜脩美行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也喻衆朝皆惡行獨求清白判別也

吳仁傑曰薋菉葹以盈室兮王逸注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薋蒺藜也詩楚ヒ者薋洪慶善曰今詩薋作茨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薋音薺仁傑按陸法言字書云薋蒺藜詩

作茨説文又作薺本草蒺藜條云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休羽一名升推一名即梨一名茨陶隠居云多生道上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易云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云牆有茨不可掃也以刺梗穢集韻薋津私切引博雅云苙茿薋一曰菜生水中按顧野王云薋菜生水中字從艸從貲陸法言亦作薋與集韻不同博雅謂苙為白芷按

本草芷無芸名其葉名蒚豈誤以蒚為芸耶案博雅云白芷其葉謂之葯又云白芸花資也雖同在釋草門前後文相隔甚遠絶不相蒙今乃云博雅謂芸為白芷未知呉據何本更俟詳攷

又曰菉王芻注菉王芻也爾雅菉一名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腳莎詩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是也仁傑按本草以此為藎草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俗名菉蓐草

又曰葹王逸注枲耳也按爾雅卷耳一名苓耳亦

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詩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本草枲耳一名葹一名地葵一名蒼耳一名常思菜陶隱居云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從外國逐羊毛中來圖經云其實多刺俗呼道人頭仁傑按沈約郊居賦云陸卉則紫鼈綠葹是也永嘉志一名菜絲案枲刻誤蒹絲今改正

仲氏曰蒺藜二合即茨聲
衆不可户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煢獨而不余予欧聽
林西仲曰誰說有監汝不爲惡行出於忠君愛國
本心乎以原平日冀望人知之語爲不然也舉朝
皆私黨汝何獨立于世而不聽吾言同于鮌之悻
直乎女嬃言止此舊註把後四句作原言大謬已
上借女嬃詈己之言見得舉世皆婦人見識沒處

置辯沒處容身為下文折中前聖見帝求女張本
此無聊之極也
辯證曰補注曰女須詈原之意蓋欲其為甯武之
愚而不欲其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為上官靳
尚以徇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原不與衆合
以承君意誤矣此說甚善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
就重華而敶詞

錢杲之曰節猶制也憑猶據也原聞女須之言不能自決乃依前聖節制其中喟然憑據己心而歷觀茲事敶一作陳詞一作辭沅水出漢牂柯郡且蘭縣合洞庭湘水出漢零陵郡陽朔山合洞庭俱入於江征行也重華謂舜也舜葬九疑在蒼梧郡故原欲就而陳詞傷世人莫已知也放勳重華雖非堯舜之名孟軻屈原因書文以指稱堯舜敶與陳通

啓九辯與九歌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巷〔致衖兮〕
錢杲之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
九歌已下今案尚書大禹謨勸之以九歌則九歌
禹時已有之原詞多用山海經不專據尚書也夏
康謂太康巷宮中道也尚書太康盤遊無度畋于
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作五子之歌

辯證曰、九辯不見於經傳、不可考、而九歌著於虞書周禮左氏春秋、其為舜禹之樂無疑、至屈子為騷經、乃有啓九辯九歌之說、則其為誤亦無疑、王逸雖不見古文尚書、然據左氏為說、則不誤矣、顧以不敢斥屈子之非、遂以啓修禹樂為解、則又誤也、至洪氏為補注、正當据經傳、以破二誤、而不唯不能、顧乃反引山海經三嬪之說、以為證、則又大為妖妄、而其誤益以甚矣、然為山海經者、本据此

書而傳會之其於此條蓋又得其誤本若他謬妄之可驗者亦非一而古今諸儒皆不之覺反謂屈原多用其語尤為可笑今當於天問言之此未暇論也五臣以啓為開其說尤謬王逸於下文又謂太康不用啓樂自作淫聲今詳本文亦初無此意若謂啓有此樂而太康樂之太過則差近之然經傳所無則自不必論也

林西仲曰禹辨九州物數與六府三事之樂啓能

田歐作畋圉作固
於歐作服無殺字
以歐作而

繼之、
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亂流其鮮終兮、浞
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於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日
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錢杲之曰、左氏春秋傳、晉魏絳對悼公云、昔有夏
之方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
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
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

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
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靡
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
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
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
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寒羿古善射之官
此羿謂有窮后羿也封大也好射大狐謂淫于原
獸也浞羿相也貪厥家謂因羿室也澆浞子也論

語作奡強圉強梁能圉止人者詩作強禦身被於
強圉謂多力也不忍不節忍也顛隕謂為少康所
誅也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
用之不長
王逸曰殃咎也言夏桀上背於天道下逆於人理
乃遂以逢殃咎終為殷湯所誅滅后君也辛殷之
亡王紂名也為武王所誅滅藏菜曰菹肉醬曰醢

修歐作循

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黄鉞行天罰殷宗遂絶不得長久也

湯禹嚴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擧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

王逸曰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擧賢用能不顧左右修一作循用先

德下疑有于字

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易曰無平
不頗
辯證曰循修唐人所寫多相混故思玄賦注引修
繩墨而解作遵字即循字之義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
錢杲之曰偏愛曰私徇私曰阿錯置輔佐也皇天
唯覽觀民德置之輔佐之位茂行美行也苟猶庶

幾也聖哲美行之人乃庶幾得用於下土為輔佐

言非小人可濫進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林西仲曰民之所計以有德者為極而歸之根上

民德句來義與善所以為德自九辯九歌至此皆

重華身後未及見之事故歷陳之

阽余身而危死節政元 一本無節字是 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

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錢杲之曰阽臨側欲墮之貌危猶殆也鑿穿孔也枘刻木端以入鑿也正方直也喻不量其君而以正道求進菹醢謂鬼侯梅伯之類鑿音造枘音芮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林西仲曰所可哀者生不當舉賢之時偏値菹醢之世耳茹柔耎也求折中之詞止此已上叙陳君

皆據三代興亡之理其獲罪之故則自認不能上度其君而歸之生不逢時所畱怨誹不亂者也吳仁傑曰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茹柔耎也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洪慶善云玉篇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周少隱云茹之為言食也詩曰柔則茹之崔駰達旨辭曰或木茹而長飢與上古未有火

化飲血茹毛則茹爲食明矣此言茹蕙猶言食秋菊耳蕙可茹菊可食皆取其中心懷服忠正如嗜草木之芳香也曰攬茹蕙以掩涕者言攬所茹之蕙傷已中心嗜好唯盛德之馨香而不見知於時也仁傑按茹香草名也本草名（今按云之誤）茈胡一名地薰一名山菜其葉名芸蒿辛香可食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陽華之芸淮南子云草可以死復生陶隱居云今出近道如前胡而強倉頡解詁云芸蒿

函碕文庫

春秋有白蒻長四五寸圖經云二月生苗甚香莖青紫葉似竹葉稍緊亦有似邪蒿亦有似邪蒿亦有似麥門冬而短七月開黄花根赤色蘆頭有赤毛如鼠尾月令仲冬之月芸始生皇氏云應陽氣而出雜禮圖曰芸蒿也葉似邪蒿夏小正正月采芸爲廟采也顏師古急就章注云芸蒿生熟皆可啖沈存中云古人藏書用芸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後葉間

微白（案秋後二字據夢溪筆談補）如粉污辟蠹殊驗南人採寘席下能去蚤蝨甞得數株於文潞公家移植祕閣

按存中所云與本草小異爾雅疏云權一名黃華郭注云今謂牛芸草為黃華華葉似莪蒿說文亦云芸草也似苜蓿然則牛芸云者亦芸類郭以時驗而言之存中之言殆此類邪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

集註曰曰敷布也衽裳際也耿明也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鷖鳳類身有五采溘奄忽也埃塵也征行也此言跪而敷衽以陳如上之詞於舜而耿然自覺吾心已得此中正之道上與天通無所間隔所以埃風忽起而余遂乘龍跨鳳以上征也然此以下多假託之詞非實有是物與是事也

山海經曰鷖身有五采而文如鳳凰類也

衆經音義曰鷖隑兮反考聲云鷖鳳類也青黑色

水鳥也毛詩云鳧鷖鳳類也在經傳曰鷖鳧屬也
說文同從鳥殹聲也下形上聲字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
日忽〻其將暮
錢杲之曰軔止車木也蒼梧舜葬處縣圃即元圃
也穆天子傳云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
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酈道元水經
注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樊桐一名板松二

函碕文庫

曰元圃元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層城一名天庭淮南子云傾宮旋室懸圃閬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又云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大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云崑崙有三角其一角正北干北辰星之耀名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元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數說略不同蓋原不

容於世陳詞重華因託神仙譎怪之說思得飛遊
以適其意也靈瑣神仙所居之瑣門也瑣門刻鏤
為瑣文漢舊儀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未迫路曼〻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錢杲之曰羲和謂日也山海經云東南海外羲和
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
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崦嵫山

名曰所入也山海經云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
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經細柳
入虞淵之汜節使人行於路所持也弭猶止也迫
急也使羲和止節而勿急行崦嵫同
林西仲曰舉世無一人若得一知我者而事之是
君之一寤也得一同我者而交之是俗之一改也
安得不上下而求索雖曰寓言然搶地呼天之情
已不勝其危急矣此一句作下文見帝求女總引

舊註皆作求賢君是以與國存亡之箕比認為朝秦暮楚之蘇張豈不辱殺

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錢杲之曰咸池星名晉天文志云咸池三星在天漢南扶桑日所出也山海經云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郭璞注云扶木扶桑也又東方朔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

函碕文庫

中葉似桑葉長數千丈大二千圍兩〻同根更相依倚是為扶桑淮南子云日出湯谷浴乎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山海經云南海之内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此言折木拂日使不亟入則指謂灰野之若木也逍遙自得貌相羊翺翔貌相羊讀如字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前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
錢杲之曰淮南子云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呂氏
春秋云風師曰飛廉先驅居先而驅也奔屬奔而
相連屬也山海經云女牀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
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瑞應
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也案爾雅鶠鳳其
雌皇此鸞皇亦鸞之雌也雷師雷神也鸞皇既警

國研文庫

戒前後驅從之神雷師主號令又告余未具言不苟動

吾令鳳凰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率雲霓而來御

錢杲之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曰鳳鳥見則天下大康寧既使鸞皇先戒又使鳳鳥繼以日夜申誓戒之飄風回風也屯其相離言前後驅從之神屯然相離以次而來霓

虹也御迎也
紛總々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
倚閶闔而望予
錢杲之曰紛盛貌總々俱至之貌斑雜文也陸離
光耀也或離或合或上或下言儀從之盛
林西仲曰此時似可遂其求索矣帝天帝閽主門
之隷令開關欲入見帝也閶闔天門也只是不倸
我

時曖〻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妬
王逸曰曖〻闇昧貌
林西仲曰日又暮吾力亦將疲不得入矣惟以芳
自潔引領跂立於外欲求知於天上初來時異樣
急切既到後何等悲涼因思天帝之溷濁不分與
世無異不得不舍之而他求也